

李先焜 著



语言符号与逻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语言符号与逻辑

李先焜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符号与逻辑/李先焜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8

ISBN 7-216-04741-9

- I. 语…
II. 李…
III. ①语言逻辑—文集
②语言哲学—文集
③逻辑史—中国—近代—文集
④符号学—文集
IV. ①H0-53②B8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9836 号

语言、符号与逻辑

李先焜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中南金地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408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6.375
插页:5

版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741-9/B·237

定价:30.00 元(简精装)
35.00 元(精装)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作者简介

李先焜教授：1927年8月出生于北京，祖籍为湖南浏阳。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生班。1961年起在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担任教学工作，讲授过逻辑学、写作、语言学、语义学与符号学等课程。发表过论文100余篇，专著、译著（包括合著）10余本，约200余万字。曾任国际符号学会理事、东亚符号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以及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等职。多次去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应邀到日本的大学与美国海佛德学院作学术访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从语言逻辑到符号学

——我的学习与探索历程

〔代 序〕

194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经济系设有逻辑学课程,但是正好那一年讲授逻辑学的李匡武先生去美国留学,我没有机会选修逻辑。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学校调到行政机关工作。1951年我因病休养,从图书室借来一本逻辑学的书阅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1956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苏联教师在讲哲学的同时也涉及不少逻辑问题。同时我也受到马特先生的熏陶。1957年从俄文原本翻译了一篇《论逻辑正确性的本性》(巴热诺夫)在《学习译丛》上发表。60年代初我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逻辑学,这是我正式加入到逻辑学的专业队伍。当时逻辑教师少,我被编在汉语教研室,因此有机会与一些教语言学课程的老师相互交流学习。我在马特先生的支持与鼓励下,与北京大学李真教授合译了卢卡西维茨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书,我翻译后面的模态逻辑部分,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学习数理逻辑的过程。在中文系教逻辑学,我必然要考虑如何结合自然语言来进行讲授。不过,当时对此问题考虑得比较简单,以为只需多举一些自然语言的实例,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可以了。可以说,这时,我对语言逻辑还完全处于启蒙阶段。

2 语言、符号与逻辑

1978年经江天骥先生介绍我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性的逻辑讨论会,在会上我听了周礼全先生所作的《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报告,深受启发。大会上我提出了《论比喻推理》的论文,认为在文章中比喻的推理过程与普遍逻辑中所说的类比推理性质有所不同。周礼全先生专门约我散步,指出我研究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上仍受传统逻辑的局限。为此,他建议我阅读斯特劳森的《逻辑理论导论》(1952年英文版),该书中具体分析了“真值函项与日常语词”之间的不一致,提出了“预设”与“蕴涵”的区别。斯特劳森认为我们除了要研究形式逻辑之外,还要研究日常语言的逻辑特征。后来我又阅读了周先生许多关于逻辑与语言关系的早期著作。江天骥先生也在1979年一次报告中介绍了西方逻辑史上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几次冲击时,提出三段论就是从印欧语系的自然语言中分析出来的。他说,逻辑学研究思维的规律,正确的思想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因此,形式逻辑主要研究语言。他关于语言逻辑的论述,更坚定了我研究语言逻辑的信心。在老一辈逻辑学家们的支持下,我们一些在高校中文系从事逻辑教学的同行们组织了“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机会。通过多次探讨,我写了《要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语言逻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逻辑学与符号学》、《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等论文。

我在《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一文中概述了我对语言逻辑的理解。我认为,语言逻辑应该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首先,语言逻辑应该探索语言的本质:要确定语言的基本功能,语言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要揭示语言的符号性、指谓性与交际性;要区分语言和言语,将言语过程看作人的一种行动过程;要区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掌握语言的层次性。

其次,语言逻辑虽然具有交叉性、边缘性学科的性质,但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它仍然是一门逻辑科学。它应吸收经典逻辑的基

本内容,其中包括集合论、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基本知识,即关于必然性的演绎推理的知识,也就是符号学中语形学的知识。语言逻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语言,但自然语言具有模糊性、多义性的缺点,而研究、解释它的元语言却不应该再是模糊的、多义的,为此应该掌握使用人工语言分析自然语言的方法,力求使对语言的分析达到精确化。正如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所说:“现代形式逻辑力求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切性。只有运用由可以辨识的记号构成的精确语言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种语言是任何科学所不可缺少的。”

第三,语言逻辑不仅应该研究经典逻辑的基本内容,还应该研究一些非经典逻辑的内容,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道义逻辑、模糊逻辑等,因为这些逻辑分支都从某个方面刻画了语言中的逻辑形式。

第四,自然语言的语形与语义是密切结合着的,语言逻辑不能只谈语形,不谈语义,而且应该将语义学的内容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例如要分析意义的种类、意义的层次、解释意义的各种方法。要介绍各种定义的方法,除传统所说的“属加种差”的定义外,还有约定定义、同义词定义、语境定义、操作定义、说服定义,以及各种外延定义等等。要讨论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涵义,以及语义与语用的预设和蕴涵问题。

第五,语言逻辑要研究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推理实际运用过程,这又必然涉及语境问题和索引词的问题。语言逻辑要善于吸取言语行为理论中的精华部分,特别是其对语旨行为的分类及其各自的恰当性条件,并力求形式化。要研究隐喻与各种修辞手法的语义与语用蕴涵,和它们在推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些都已经属于语用学的内容。

第六,语言逻辑是语言哲学的一个部分,是其相对独立的部分,因为语言逻辑主要讨论的是推理,语言哲学讨论的范围更为广

4 语言、符号与逻辑

泛。而语言哲学与符号学又有相互重合的地方,语言逻辑与符号学也有部分重合的部分。但就其核心部分来说,实际上是“三位一体”,很难作严格的划分。语言逻辑研究的是符号学中的逻辑语用学的部分,即语用推理的部分。华沙学派的艾裘凯维茨就曾经写了《语用逻辑》一书。我认为将语言逻辑称为语用逻辑还是恰当的。

在不断磋商中,我与王维贤、陈宗明两位挚友观点比较接近,于是合作编写出一本《语言逻辑引论》,周礼全先生为我们的这部著作作了序,实际上我们都是从周礼全先生那里得到启发才来写作本书的,后来也从他的序中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可以算是我研究语言逻辑的第二阶段,是从朦胧逐渐走向明确的阶段。

从上面的阐述中已经显示出我从语言逻辑逐渐走向了符号学。正是在阅读周礼全先生所翻译的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的《指号、语言和行为》和莫里斯的其他著作,以及现代符号学的两个杰出的创始人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著作之后,对符号学才逐渐有了较深和较新的认识。我感到作为现代的逻辑学工作者,如果不懂现代语言学,正如一个现代的语言学工作者不懂现代逻辑学一样,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至少他的眼界是极其狭隘和近视的。我在参加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的编写工作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而作为概括逻辑学与语言学的符号学,更是对我们研究逻辑学与语言学很有帮助的理论基础。为此,我们在语言逻辑研究会的基础上又组织了符号学研究会。通过与日本、法国、美国、波兰一些符号学家和组织的交流,以及参加国际符号学会的活动,对语言交际的功能和它与思维过程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我认为周礼全先生将“逻辑”定义为“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是非常透辟的。周先生关于意义四层次的分析有助于对有效交际的理解。而这些都是由于周先生深入掌握了现代符号

学理论之后提出的。有人认为符号学与逻辑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误解。1999年10月在德国德累斯顿科学大学召开的第七次国际符号学大会上,专门有一个组讨论“ABDUCTION”的问题,而“ABDUCTION”(有人译为“假设推理”或“试推法”)是皮尔士首先提出不同于“DEDUCTION”(演绎)与“INDUCTION”(归纳)的一种逻辑推理的方法。参加这个小组听讲的人相当多。现在不少人在探索创新思维,我认为在演绎与归纳中很难得出创新的结论,因为演绎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中,而归纳是已有经验事实的归纳,如果说要创新,“ABDUCTION”倒真是可能创新。要研究这种新的逻辑方法,没有一点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是相当困难的。另外在我国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问题看法一直有分歧。我认为,如果将逻辑看作只是像西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那样的逻辑,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但是,如果我们将逻辑学的范围扩大一点,包括周礼全先生所说的“有效交际的理论”,即关于语用的理论,则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学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内容还相当丰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的学说都涉及逻辑学。实际上印度的佛家逻辑,以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论辩的推理”,都涉及“名辩”问题,名辩涉及的都是逻辑符号学的语用问题,也就是有效交际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时候,必须从符号学的角度对“逻辑”作广泛一些的理解。否则只能作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传统的结论。而如果否定中国古代有逻辑学传统,应该以同样的理由否定印度古代有逻辑学传统,但是看来西方学者并没有走到这一极端。例如,《易经》就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而在《易传》中有着极其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先秦名家“正名”学说也具有内容非常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儒家的“礼”、“乐”,中国传统的训诂学,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兵家的学说,都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理论。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归属于逻辑语用学。这一宝库还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我认为目前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

6 语言、符号与逻辑

纯逻辑、甚至语言逻辑的范围,但并非完全脱离逻辑。我感到对这些范围更为广泛的研究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助于对语言逻辑的探讨。

这可以说是我科学探索的第三阶段,即符号学阶段。当然这还只能说是一个起步的阶段。

我在逻辑学学习的最初阶段主要得益于马特先生的教诲。在语言逻辑的探索过程主要得益于周礼全与江天骥两位先生的启发与指导,在符号学研究方面则主要得益于周礼全先生。而在中国逻辑史以及符号学史方面则主要得益于温公颐先生与李匡武先生。马特先生去世太早,我永远怀念他。匡武先生本来可以多在世几年的,可惜也已离我们而去。公颐先生活到耄耋之年离开了我们,他的教诲常留在我的心中。礼全先生与天骥先生仍健在,现在不时还给我来信或电话。我自己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我在他们面前还是学生,我要永远记住他们曾经给我的多方面的教诲与帮助。

(原载《符号和语言逻辑》,《探索与争鸣》1999年增刊)

目 录

代序 从语言逻辑到符号学

——我的学习与探索历程 (1~6)

一、语言逻辑与语言哲学

要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

——兼评《现代汉语逻辑初探》 (3)

论思维的严密性和自然语言表述的灵活性 (15)

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 (30)

语言逻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61)

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 (85)

意义与定义 (101)

论金岳霖的定义理论 (132)

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定义理论 (140)

内涵逻辑 (158)

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兼评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173)

周礼全先生的语用学思想 (182)

二、中国近现代逻辑史

清代诸子学及其对中国逻辑科学发展的影响	(193)
严复与西方逻辑的再输入	(201)
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对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	(214)
胡适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231)
张东荪对逻辑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243)
张申府对罗素与维特根斯坦逻辑理论的引进	(252)
金岳霖对中国现代逻辑的奠基	(261)
汪奠基与中国逻辑史的系统研究	(273)

三、符号学与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

符号学概述	(281)
符号学与逻辑学	(320)
国际符号学研究近况	(335)
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	(341)
《周易》中的符号学思想	(354)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372)
先秦名家邓析、尹文、惠施的符号学思想	(398)
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	(405)
公孙龙《指物论》中的符号学思想	(419)
公孙龙《白马论》中的符号学思想	(428)
中国古代的礼仪符号学	(435)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	(453)
修辞的逻辑功能	(467)

谎言——一种典型的符号现象 (488)

四、译 文

在东亚符号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译自英文) (497)

后记 (500)

附录 作者历年主要著作与论文目录 (502)

一、语言逻辑与语言哲学

要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

——兼评《现代汉语逻辑初探》

三联书店 1979 年出版的陈宗明同志的《现代汉语逻辑初探》一书,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写得形象生动,值得广大语言工作者与逻辑工作者阅读。这本著作结合现代汉语来研究逻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本文想就这本书提出的某些问题谈一些看法。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对该书进行一些评论。

一、提出“现代汉语逻辑”或“自然语言的逻辑”这个概念有没有科学根据?

在该书发表以前,很少有“现代汉语逻辑”这个提法。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现代汉语”与“逻辑学”作为两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语言具有民族性,而逻辑思维对不同的民族来说却具有共同性。如果提出“现代汉语逻辑”这个概念,似乎就会承认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汉民族的逻辑。提出“现代汉语逻辑”这个概念,以及相应地提出“自然语言的逻辑”这个概念(因为汉语是一种自然语言,所谓自然语言是指相对于人工符号语言而言的、在人们日常交际中普遍使用的语言),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的确,各民族逻辑思维具有共同性。但是,既